帝台娇

【下册】

纳兰初晴
◎著

他是王朝最精明睿智、
冷血狠辣的少年天子，削藩夺位，皇权在握。
她是南唐最神秘传奇、惊才绝艳的长公主，
平定内乱，扶持幼帝。

他要统一天下，她要保家卫国。
他寻遍天下要将她杀之而后快，
她却在他的后宫步步高升，宠冠六宫。
终有一日，当她隐秘的身份被揭开，他是否爱她如初？

亿万粉丝翘首期盼，纳兰初晴最新古典言情力作！
看一出腹黑帝后相爱相杀的宫廷传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

【下册】

纳兰初晴◎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台娇 / 纳兰初晴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29-08857-6

Ⅰ. ①帝… Ⅱ. ①纳…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589号

帝台娇

DITAIJIAO

纳兰初晴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刘　真

装帧设计：意书坊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40.5　字数：860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857-6

定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章 情敌相见 001
第二十一章 帐中之香 016
第二十二章 夏侯中毒 033
第二十三章 北汉之行 052
第二十四章 君心似海 081
第二十五章 大仇得报 099
第二十六章 无法共存 115
第二十七章 斩尽情丝 131
第二十八章 你死我亡 149
第二十九章 隐月之局 161
第三十章 独占君心 173
第三十一章 生辰礼物 206
第三十二章 幕后黑手 221
第三十三章 梦里梦外 237
第三十四章 情债难还 252
第三十五章 爱恨两难 266
第三十六章 生死相决 301

第二十章
情敌相见

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北宁城上的人缓缓放下了手中的弓箭，扶着城墙往下城墙的阶梯口走去，身后银色披风随着他的走动随风猎猎而舞。

“……是他，是他。”凤婧衣泪流满面地喃喃念着，推开挡在前面的人便往北宁城走去，全然忘记了自己现在所处的立场。

“娘娘……”侍卫想要拦她，却又不得不帮她挡去冲上来的敌人。

凤婧衣只看着城上的人，脚下踢到刚倒在地上的死尸，整个人又一次摔倒在血泥地里，费了好一番的力气才爬起来。

可是一抬头，城上的人已经消失无踪了。

四周人喊马嘶，血雨腥风，她茫然地站在厮杀不休的战场，她明明看到他了。

上官邑，上官邑……

这个名字一直在她脑海中回响，占据了她所有的理智，所有的思想。

突然间，北宁城门内一道熟悉的人影缓缓从里面走了出来，隔着刀光剑影的战场与她遥遥相望……

“阿婧，阿婧……”萧昱唤着她，一步一步地朝着战地之中的人走去，一步比一步快，一步比一步急切……

凤婧衣沉黯的目光缓缓明亮如星辰，看着从城内朝她走来的人，激动狂喜地朝他飞奔而去……

混在北宁城军中的夏侯彻察觉到她的异常，循着她的方向扭头望去，看到从北宁城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来的人，周身的血液霎时间都沸腾了起来……

这是北汉鸿宣太子，亦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上官邑。

玉霞关一战，他一直觉得胜得蹊跷，现在终于有了答案。

“娘娘小心！”跟在凤婧衣身旁保护的侍卫和南宁几名副将惊声叫道。

凤婧衣只顾着朝北宁城跑，哪里知道她这样的行为却是让北宁城的守军以为她是要带军攻城，霎时间周围所有的刀枪剑戟都冲着她刺来。

夏侯彻闻声望向不远处的人，他最宠爱的女人就在他的面前如此欣喜若狂地跑向另一个男人……

上官素，你当真是对得起朕！

可是，在她命在旦夕之际，他还是迅捷如风地冲了过去，将她扣入自己怀中，抡起手中红缨长枪一扫，就近的几人皆被毙命。

虽然他很想在这里杀了后面追来的那个人，可现下的状况容不得他再恋战，大喝一声：“走！”

周围的南宁将士闻声惊呼：“皇上！”

夏侯彻一手抱着凤婧衣上马，扭头一看越来越近的鸿宣太子，手中长枪狠狠掷了出去，一拉缰绳振臂高呼道：“回城——”

萧昱徒手接下破空而来的一枪，巨大的力量震得他手臂微麻，抬头一看夏侯彻已经将人带出好远，顿时恨火滔天而起，提枪便快步追了过去：

“夏、侯、彻。”

你把她还给我！

你把她还给我！

凤婧衣越过夏侯彻的肩头，却只眼睁睁地看着他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你放我下去，你放我下去……”她不顾一切地便要挣扎着跳下马。

夏侯彻一把按住她，目光森冷地警告道：“上官素，不要逼朕掐死你！”

凤婧衣在他痛恨交加的目光中缓缓寻回了自己的一丝理智，按在她肩头的那只手仿佛要把她的骨头都捏碎一般狠。她靠在他的肩头，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越过尸横遍野的战场，望向那已经模糊的人影……

萧昱被众多南宁将士所阻，却疯狂地杀出了一条血路落在了马背上，打马朝着南宁城追去……

一骑快马如风飞驰过战场，眼看着前面的人越来越近，那个梦中辗转千万遍的名字在胸腔内翻腾，灼烧。

阿婧，阿婧，阿婧……

凤婧衣看着飞驰而来的人，泪落如雨。

萧昱更加发狠地催马而行，他离她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可是，南宁城却已然近在眼前。

南宁城上守军一见，立即搭箭拉弓瞄准追兵。他几个翻腾落地，马匹已被乱箭射死，抬头一看夏侯彻已经带着人到了城门口，怒声吼道："夏、侯、彻。"

夏侯彻快马进了城，一掉马头令道："关城门！"

萧昱看到南宁城门缓缓闭合，狂奔而至却只看到冰冷厚重的城门在自己眼前轰然关闭，将他一生的挚爱隔绝在了门后。

"啊！"他仰天嘶吼，重重一拳砸到厚重的城门上。

城内的守军已经将门落了杠，凤婧衣听到门外的嘶吼声，巨大的城门微微一颤，那沉闷的声音震得她的心都几近碎裂，寒风刮在满是泪痕的脸上，刀割般的痛。

夏侯彻扫了一眼门后的数十位士兵，令道："传朕旨意，速调南宁附近兵马驰援。"

上官邑，你没死在玉霞关，今日朕又岂能放过你。

凤婧衣知道自己再不能平静下来，只怕会什么都不顾地往城外冲了。可是，再这般下去她只会引起夏侯彻更多的怀疑和更大的怒火，让她和门外之人都陷入艰难的境地……

所以，她趁着夏侯彻向人下令不注意时，握住了身上的断箭，因为有铠甲和厚厚的棉衣，这一箭伤口并不深。

她握着断箭缓慢而用力地往里刺，因为太大的动作和声音会引起他的怀疑，她只能这样一寸一寸往肉里扎，缓慢而尖锐的痛传遍四肢百骸，她却咬着唇未发出一丝声响。直到，眼前阵阵发黑，痛得她再也难以承受晕了过去。

夏侯彻刚下完令，怀中的人软软地一倒，险些跌下马去，他一把搂住了，这才看到她身上的断箭，抱着人跳下马道："传军医！"

南宁城外，弓箭、投石轮番上阵，城门口的人却始终不曾离开，反而越来越多的北汉兵马聚集了过来。

夏侯彻将人带到了彭府，亲自给她处理了伤势，上药包扎好了，方才让军医进来诊脉。

"皇上，娘娘染了风寒，又有箭伤在身才昏迷的。"军医道。

"什么时候能醒？"夏侯彻冷声问道。

"只要娘娘今晚情况不恶化，高热能够退下去，明日就能醒了。"军医说道。

夏侯彻紧抿着薄唇望了望床上的人，道："这两日你在彭府，照应容华娘娘伤势。"

军医应声，连忙退了下去煎药去了。

屋内陷入沉寂，夏侯彻在床边坐了下来，看着尚在昏迷中的人，想到她方才望向鸿宣太子的眼神，顿时如刺在心。

他痛恨看着上官邑时的她，可是他又莫名地害怕，害怕她的心里装着的是那个人，而不是自己。

"皇上，鸿宣太子一直在城门外不肯离去，彭将军他们无法回城，请皇上定夺。"一

名守城副将在门外禀报道。

夏侯彻望了望床上的人，起身出了门："传旨调来的兵马还有多久能到？"

"还得一盏茶的工夫。"

夏侯彻抿着薄唇沉吟了一会儿，对还在外室的军医道："好生看护着容华娘娘，朕去去就回。"

说罢，带着人离开彭府，直奔南宁城墙。

寒风呼啸，雪越下越大了。

他快步如风上了城墙，俯视着城下的一众人，冷冷一笑喝道："上官将军，好久不见！"

这句话，不仅城上的南宁将士，就是萧昱身边的北宁城将士也都大吃一惊。

当世之上，能让大夏皇帝这般称一声上官将军的，除了他的死对头玄唐大将军上官邑，还能有谁？

狄云和况青闻言不由得望了望几眼前方的人，他们只知道太子这些年行踪隐秘不为人知，却不想他竟是赫赫有名的玄唐大将军。

萧昱抬头望着高踞城上的墨衣帝王，目光冷然含恨："你也别来无恙。"

"看来，朕不该再叫你上官将军，该称呼你一声鸿宣太子了。"夏侯彻冷声道。

原以为自己已经除掉了那两个心腹大患，到头来玄唐长公主诈死行踪难觅，上官邑摇身一变成了北汉手握大权的鸿宣太子。他们两个人若再联合一气，真真是让他头疼的大麻烦了。

可是，这样的结果早晚都会发生，他早一天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便早得到一分胜算。如今看来，玄唐降于大夏，也是另有图谋。

夏侯彻缓缓伸手，士兵立即取了弓箭递上。萧昱见状，也一伸手取过了况青手中的弓箭。

两个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搭箭拉弓，瞄准了对方的要害。

狄云瞧着剑拔弩张的两人心弦也不由得绷得紧紧的，从眼下的状况来看，太子殿下明显是吃亏的。

城上之人居于高处，无论是从箭速还是风力的状况都是有利的，而处于城下的人要一箭射准，箭速会慢些，加之此时呼啸的寒风，无一不是阻力。

可是，一个是杀兄之仇，一个是夺妻之恨，谁又肯善罢甘休？

寒风冽冽，箭锋冷厉，两只羽箭破空而去，直取对方要害。

萧昱从马上纵身而起，一个旋转落于马背，徒手接住了对方射向自己眉心的利箭。

城墙之上，夏侯彻一动不动地站着，利箭刺破飘落的雪花直逼他咽喉，谁也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只看到箭已经握在他的手里，而箭尖已经贴在了他的咽喉，寒光慑人。

"太子殿下，此地不宜久留，大夏皇帝是在拖延时间，一旦南宁后方的兵马赶到，咱

们就会腹背受敌了。”狄云提醒道。

萧昱自然知道对方打的什么主意，可是阿婧还在南宁城里，让他如何这样甘心离去？

“太子殿下，要攻南宁城还得另作打算，咱们先回北宁城要紧。”况青也跟着劝道。

冰凉的雪落在脸上，萧昱渐渐让自己冷静下来，他这样守在城外也根本不可能将她从南宁城里救出来，唯有先回北宁集结兵马再作打算。

他抬头望着南宁城上的大夏皇帝，恨恨地握紧了手中的利箭，箭矢啪的一声从中折断，尖锐的木刺刺破了他的掌心，鲜血淋漓。

“太子殿下！”狄云和况青惊呼道。

萧昱松开手扔掉断箭，深深地望了望紧闭的南宁城门，而后一拉缰绳掉转马头道：“走！”

玄唐十年，他几乎都忘了自己曾出身北汉皇族的这个身份。

可是在玉霞关与大夏交战在即，北汉来人寻到玄唐，带来父皇病危的诏书，要他即刻回朝。

他安排好营中事务，由北汉派了人顶替他镇守玉霞关，尽力拖延时间等他回来。

然而，他回到北汉见完父皇，还未来得及赶回玄唐玉霞关，已经传来玄唐亡国、长公主跳下金陵城殉国的消息。

北汉朝内却又在那时候起了夺位之争，他不得不帮助父皇稳固大局，再后来大夏皇帝潜入北汉，并在百鬼密林发生了一场恶斗，他开始怀疑她是否还在世间。

直到昨日她潜入狄府，与况青交手的一招一式都是他亲手教的，又怎会再认错了？

夏侯彻负手立于城上，冷冷看着下方撤退的兵马，然后举目眺望对面的北汉山河……

北汉，鸿宣太子，萧昱。

玄唐大将军，上官邑。

不管你到底是谁，朕也必取你项上人头。

还有你的未婚妻……凤婧衣。朕不管她藏在哪里，便是翻覆天下，掘地三尺，也要将她揪出来杀之而后快。

夏侯彻从城上回到彭府，城外的彭业等人和奉旨前来驰援的兵马都先后到了城内，带兵将领纷纷赶到彭府见驾。

他安排好了近几日的计划，便回了凤婧衣休息的内室，没有做别的什么，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一直昏迷未醒的人，似是要看穿她的心里藏的到底是他，还是那个人。

半晌，拿着重新打湿的巾帕轻拭着她脸上的细汗，喃喃说道：“素素，难道……你在骗朕吗？”

整整一夜，他都坐在床前，不断更换着她额头降热的巾帕，等着她醒来。

凤婧衣昏昏沉沉地做了一个极长的梦，梦里她四处找着上官邑，可每次找到的人转过

身来，就变成了一脸冷峻的夏侯彻。

次日，北宁城的兵马攻城，喊杀之声震天而起。

她在这样的声音中惊醒，一睁开眼便看到坐在自己床边面目冷沉的男人，手不由得暗自攥紧了被褥，她没有自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他面前完美地隐藏自己的情绪。

夏侯彻望了她一眼，继续低眉轻吹着手中的药，半晌之后递给了她。

她接过药碗默然喝了干净，望了望窗外问道："外面……什么声音。"

夏侯彻接过药碗放下，取了药和干净的白布："鸿宣太子带兵攻打南宁城的声音。"说着，解了她的衣衫准备帮她换药。

凤婧衣抿了抿唇，道："我……我可以自己换。"

夏侯彻闻言抬头，薄唇勾起讽刺的冷笑："怎么？知道上官邑在城外，连碰都不愿让朕碰了？"

"没有……"

他低眉解开她伤口上的白布，动作倒是十分细心温柔，小心地上了药又重新包扎好，做完了这一切，抬头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素素，这一年多以来，你对朕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

凤婧衣怔了怔，道："皇上，你说什么？"她表面镇定，手心却都已经冒汗了。

他到底看穿了什么，又知道了多少，所有的一切她都来不及去细细思量。

夏侯彻伸手轻捏着她的下巴，一字一句地问道："你说你与上官邑感情不算亲厚，你说你烧掉荷包已经放下他了，可是昨日你看到他的样子，怎么就那么欣喜若狂？"

"嫔妾只是意外他还活着而已。"凤婧衣道。

"意外吗？"夏侯彻薄唇勾着冷笑，道，"依朕看，你是喜出望外吧。"

"嫔妾没有……"凤婧衣反驳道。

"没有？"夏侯彻似笑非笑，又问道，"那么……现在也没有想着城外的人？"

"没有。"

夏侯彻的笑容却没有一丝温度，手滑向她光裸的肩膀摩挲着，道："证明给朕看看。"

凤婧衣微微颤了颤，她当然明白他指的是怎么证明。可是，她这细微的抵触，却让他眼中的寒意更深。

他低头吻向她的唇，凤婧衣微微低下头，道："皇上，嫔妾有伤在身，不方便……"

他要她在这时候与他欢好，在明明知道那个人就在南宁城外带兵攻城只为见她一面的时候，她怎么能做到与另一个男人毫无顾忌地亲密缠绵？

夏侯彻一把捏住她的下巴，手指摩挲着她的唇瓣："你这张嘴说出来的话，到底有几句真的？"

凤婧衣紧张地把手握成了拳，慢慢抬起头将唇贴上他冰冷的薄唇，微颤的手解开他的腰带，眼眶酸涩得想哭，却强自忍了回去。

外面喊杀之声震天，屋内却是另一番旖旎光景。

这不是一场鱼水之欢，它是一场试探，或者说是……惩罚。

纵然她与这个男人缠绵过无数次，可是此时此刻她却满心的恐惧，却又不得不压下这份恐惧，承受他带来的一切。

渐渐地，身上的箭伤也流出血来，在雪白如玉的肌肤上晕染开来，显得格外妖冶。

夏侯彻看了看她流出血的伤口，懊恼地皱了皱眉，低头吻着她慢慢放轻了动作，可是这样却更是折磨人……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她感觉已经久得快要让她死去，夏侯彻终于满足地抽身离去，她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他披衣下床，擦干净了她身上的血迹，重新将伤口上了药包扎好，方才给她盖上被子起身出去。

关门的声音响起，她强忍多时的泪霎时崩溃而出……

她突然觉得好冷，前所未有的冷，疯狂地把自己蜷缩在被子里，却还是忍不住地发抖。

夏侯彻出了门没有走开，而是静静地站在了门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混蛋。

他太害怕了，害怕她还对城外的那个人念念不忘。

可是，他这样地逼迫她去证明，又得到了什么答案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北宁城攻打南宁城的战火，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也没有停下。

凤婧衣亦是一天一夜不曾合眼，夏侯彻忙着在城门带兵守城，自然顾不上回彭府来看她，不过这时候对她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天刚刚亮，她打开了紧闭了一天一夜的房门，外面大雪纷飞。

“娘娘，你这是……”奉命守在外面的侍卫，上前问道。

凤婧衣抿了抿有些苍白的唇，道：“我想出去走走。”

“娘娘若是有事要见皇上，属下派人去通知皇上一声便是。”侍卫说道。

凤婧衣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是想出去走走，很快就回来。”

侍卫面色为难，可又不好强自阻拦：“那属下护送娘娘出去。”

凤婧衣默然点了点头。

或许是因为雪天，又处于交战中，城中出来走动的人很少，街面上都积了厚厚一层雪。

她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只是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城门口，城上和城外厮杀的声音震耳欲聋，她远远地望着紧闭的南宁城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她知道，他就在门外。

可是门外的那个人，还是她记忆中的上官邑吗？

她曾经以为那是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也是她最了解的人，可是她却不知道，他竟是出身北汉皇族的皇子。

她将自己一生所有的秘密，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告诉了他，而他却骗了她整整十年。什么父母双亡，什么无家可归，什么一生一世都会保护她，这样信手拈来的谎言，她竟信了十年。

她以为他为玄唐、为她战死在玉霞关，万念俱灰，却不知道他早已暗中回了北汉成了独掌大权的鸿宣太子。

一年的天翻地覆，所有的一切都已然物是人非。

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想他，还是想见他。

只是，这一扇厚重的城门隔绝了南宁城，也隔断了他们。

城墙之上，夏侯彻正眉目冷沉地望着城下激战了一天一夜还不肯撤兵的北宁城兵马，一名侍卫近前低声禀报道："皇上，钰容华娘娘来了。"

夏侯彻闻声走到城墙的另一边，远远看着长街上站着的人。

"谁带她出来的？"

"娘娘说想出来走走，连早膳也没吃，属下们想是来见皇上的，也不好强拦着娘娘。"

夏侯彻一抬手招呼了彭业过来，吩咐了几句便快步下了城楼。

"这么大冷天的，你出来做什么？"

凤婧衣收敛起心思，低声道，"你一天一夜没回府，我过来看看，既然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夏侯彻看着她一转身，心莫名地一揪，一伸手拉住她："素素。"

凤婧衣默然不语，只觉得快要心力交瘁到疲惫。

夏侯彻握着她冰凉的手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呵着热气给她搓了搓道："怎么没让人备着暖炉再出来？"

"忘了。"

夏侯彻侧头望了望城楼之上，道："朕先送你回去。"说罢，牵着她往回走。

凤婧衣没有说话，只是木然跟着走着，城外攻城的厮杀声还在继续，不休不止……

刚走了没几步，夏侯彻突然停了下来，等她回过神来已经被他背在了背上："皇上……"

"雪地里凉，朕背你回去。"他一边走，一边说道。

凤婧衣没有说话，知道自己多说也是无用，索性便趴在他的背上由着他背自己回去。

两名侍卫远远在后面跟着，看到前面背着人走在雪地里的背影，实在有些难以置信，

这还是沙场上那个冷面阎王吗？

夏侯彻走了一段路，开口道："昨天的事，朕不该那样逼你，这不是一个男人该对自己的女人做出来的事……"

凤婧衣沉默不语，但对于他的话却是难掩意外之色。

"朕不是圣人，总会有做错的时候。"夏侯彻径自望着前方，一边走一边低沉着声音说道，"素素，记住朕今天说的话，如果将来朕再有做出惹你伤心的事，也一定非朕的真实本意。让你有多痛心，朕便也有多痛心。"

凤婧衣抿唇不语，只是静静地望着男人冷峻的侧脸。

夏侯彻，如果你知道我是谁？还会说出这番话来吗？

到了彭府门外，他才将她放下来，掸了掸她斗篷上的雪渍催促道："快进去吧。"

两人进了屋，她站在炭火盆跟前取暖，夏侯彻吩咐了彭府的下人送早膳过来后，这才解了身上的玄色披风进来。

他走近，隔着炭火盆与她相对站着，没有说话却伸手握住了她伸着取暖的手。

彭府的管事带着人送膳进来，都端上了桌才过来道："皇上，容华娘娘，早膳好了。"

夏侯彻侧头看了一眼，道："行了，下去吧。"

几人行了一礼，纷纷退出了屋外。

夏侯彻牵着她往桌边走，问道："早上喝药了吗？"

"嗯。"她应了应声道。

两人坐到桌边，夏侯彻先给她盛了粥，道："这是南宁畅春楼最好的厨子做的，虽然比不得宫里，但还是不错的。"

凤婧衣扯出一丝笑，接过碗尝了一口，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一顿早膳，吃得还算平静，夏侯彻何尝看不出她的异样，只是没有再多加追问。

他只是在想，也许只是自己没有在上官邑之前遇到她，也许……他待她，还没有上官邑以往待她好，所以她才会还与那个人心有牵绊……

却不想有朝一日，真正的原因揭露，竟是那样的残忍又可笑。

南宁城外，风中满是血腥的气息，萧昱一身银袍亦满是血污，望着巍然不动的南宁城，心头恨火难平，却心如刀割。

他离她这样的近，却又生生被一座南宁城给隔断，让他如何甘心。

"太子殿下，丰都来了人要见你。"狄云过来禀报道。

萧昱拧了拧眉，掉转马头往后走了一段。

一身便服的中年男子近前道："太子殿下，陛下有密旨让微臣带来交给你。"

说罢，将一封信件双手奉上。

萧昱下马将信封拆开一看，随即一把捏在手心，眉头皱得更紧了。

“太子殿下，陛下说了，让您看完密旨立即回朝。”

萧昱眉眼一沉，喝道：“况青，把人给我带下去。”

“太子殿下，你要违抗圣旨……”那人话还没说完，便已经被人架着拖了下去。

狄云走近，望了望萧昱手中攥成一团的密旨，看不到写的什么，但也能猜想得出是召他回朝的旨意。

“太子殿下，南宁城久攻不下，还是退兵再做打算吧。”

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何执意要在此时攻下南宁城不可，可是眼下的状况南宁城是根本拿不下来的，先不说这里易守难攻，还有大夏皇帝圣驾坐镇，岂能轻易得手？

“不准退！”萧昱声音冷厉地喝道。

他若退了，便是将她一个人留在了地狱火海里。

“可是，即便我们攻下了南宁城，南宁城的后面还是大夏的国土，大夏皇帝还能退到永州；即便我们再攻下永州，他也还能再退到泉州，太子殿下要打到何时才能罢手？”狄云决然问道。这不是进攻大夏最合适的时机，他都看得出来，他不信这个人会不知道。

北宁城带来的兵马经过一天一夜的耗战已经死伤无数，再这样继续打下去，只怕北宁城五万大军都要耗死在这南宁城外了。

萧昱望向南宁城，沉吟了许久道：“鸣金收兵，撤到十里之外。”

狄云和况青望了望他，不知他到底是何用意。

不到半个时辰，北宁城所有的兵马都从南宁城外撤退了干净。

彭府，西园。

夏侯彻两人刚刚用完早膳，彭业一身铠甲大步进了园子，“皇上，鸿宣太子带人撤兵了。”

“撤兵？”夏侯彻没有喜悦，却更多的是满腹疑问，“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撤？”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远远看到是姓萧的见了一个人，然后就下令撤兵了。”彭业说道。

这打了一天一夜，他们个个精神紧张，这下可是松了口气了。

夏侯彻闻言了然地点了点头，道：“看来是丰都的北汉老皇帝召他回朝了。”

他一直想不通的是，那个人也不是没脑子的人，明明知道此时与他交手自己没多少胜算，还执意攻打南宁城。

若不是他亲眼在北宁城外看到了他，只怕也难以相信曾经的玄唐大将军上官邑会下出这样的命令。

凤婧衣紧抿着唇没有说话，握着茶杯的手微微颤抖着。

上官邑，你又要走了吗？

一年前你丢下我在金陵一声不吭地走了，今日你又要回你的丰都了吗？

终究，十年情意相许，也敌不过你的帝王之位。

南宁城，十里外的北宁军营。

狄云和况青安排完了军中事务已是暮色降临，两人回到大帐之时，帐内的鸿宣太子还是几个时辰前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太子殿下，为何撤兵十里？”狄云忍不住问道。显然，他并没有放弃进攻南宁。

“况青，你挑二十个身手顶尖的，今夜……随本王入城。”萧昱下令道。

强攻看来是难以攻下的，唯有他自己带人设法进城打开南宁城门，让北宁兵马进城，他才有机会把她带出来。

“太子殿下，此举太过冒险，不可行事。”况青抱拳劝道。

先不说南宁城那么多兵马，更何况还有大夏皇帝那个绝顶高手在里面，这若是交上手了，他们的人又进不去，届时可如何是好？

太子虽还未继位为帝，但已是陛下钦定的北汉之主，若是丧命在南宁城，他们如何向陛下和满朝文武交代。

“本王非去不可。”萧昱沉声令道。

“太子殿下若不能给末将等人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恕末将难以从命。”狄云扶剑跪地，决然道。

萧昱深深吸了口气，敛目沉吟了许久，道：“那里……有我的命，我的心，带不回来，我会死。”

狄云和况青望着他，并不理解他所说的话，沉默了一阵起身道：“末将去安排。”

夜色渐浓，夏侯彻出府去城上巡视了一圈，晚膳过后她早早就寝了，他坐在灯下细细擦拭着每次出宫都会让侍卫替他带上的玄铁剑，半晌才收拾妥当，宽衣就寝。

凤婧衣面朝里侧闭着眼睛假寐，夏侯彻换了衣袍躺到外侧贴在她的背后，长臂习惯性地搂在她的腰际。

两个人都闭着眼睛，呼吸均匀，却是心思各异，谁也难以入眠。

夜半时分，万籁俱寂。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随即拍响了他们的房门：“皇上，不好了，鸿宣太子带人偷袭进了城，彭将军他们快挡不住他了。”

夏侯彻一掀被子起身下床，连衣服都顾不得去穿，提剑便快步出门而去，“他果然是来了！”

凤婧衣坐在床上，一阵心惊胆战，也顾不得去思量什么对策，顺手拿起搭在屏风的斗篷披上便快步追了出去……

深夜，沉寂的南宁城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突袭再一次点燃了战火，彭业带着人誓死守着南宁城门，若非是皇上一再叮嘱要他今夜亲自带兵守城，只怕如今的南宁城门已经被北宁城的兵马破开了。

鸿宣太子一人当先上城，利用绳索将带来的人都引进了城，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他们的人已经在他手里死伤无数。

城中接到烽火示警的兵马快马朝城门赶来，喊杀之声惊破夜色。萧昱回头望了望，提剑闪电般的一人当先冲向了最后守城门的彭业等人。等彭业反应过来，他周围的人已经纷纷毙命倒地，南宁城门被那人一剑劈断了杠，城外的北宁兵马如潮水般地涌了进来。

彭业看着月光下站立在城门口的人，禁不住地胆寒和愤怒，他的兵马在这个人手里，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萧昱一剑抵上他的脖子，冷声逼问："说，夏侯彻在哪里？"

在他还没有将她带出去之前，他还不能说破阿婧的真实身份，但夏侯彻在什么地方，她现在也一定在那里。

南宁城赶来驰援的兵马和北宁城冲入城中的兵马在长街上混战在了一起，街道两旁的百姓听到声音，都捂着耳朵瑟缩在屋里，不敢点灯火，也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突地，长街之上一道黑影如狂风一般地卷过混乱的战场直逼城门口的鸿宣太子而去。

萧昱举剑挡下对方致命一击，却被来人逼到了城外，南宁城的将士一看那一身黑色单衣的人顿时喜出望外。

"你既要来南宁送死，朕便成全你！"夏侯彻目眦欲裂地喝道。

"那就看看到底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萧昱一咬牙，转而反击对方。

他是杀害他兄长的仇敌，他是夺他所爱的罪魁祸首，谁对谁都是恨之入骨……

凤婧衣自彭府赶到南宁城门，望着长街之上厮杀不休的南宁军和北宁军，满带血腥之气的寒风扑面而来，她分不清自己是喜悦还是害怕。

她知道，如果不是她在南宁城，他不会趁夜冒险带人突袭攻城，他没有放弃她，没有丢下她一个人走……

可是眼下的局面，该如何收场才好。

她看不到他们在哪里，只能一步一步地从血雨腥风的战场穿行，一边走一边寻找他们两个。

彭业刚刚杀退一名北宁兵，一抬头看到穿过长街走来的人，立即带人上前劝道："娘娘，这里太危险，你还是先回府避避吧。"

"皇上呢……"

"皇上跟鸿宣太子在城外交上手了，娘娘不必担心皇上……"

凤婧衣飞快地朝着城外跑去，彭业连忙带着几名侍卫跟了上去。

萧昱一看从城门狂奔而出的人，一分心神便给了对方可乘之机。夏侯彻眉眼一沉，手

中削金断玉的玄铁剑便杀气凛凛地刺了过去。

凤婧衣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来不及多想便凭着一身卓越的轻功狂奔去想要阻止刺向萧昱的致命一剑。夏侯彻哪里料到她会突然冲出来，这本就是为了取对方性命的一剑，根本容不得他有机会收剑。

眼看着一剑要刺到了她，被她护在身后的萧昱突地一伸手，将挡在自己身前的女子一把给推开了……

冷利的剑锋划破她的斗篷，擦过她的臂，还是刺向了她身后之人。

凤婧衣被猝不及防的力道推得扑倒在地，惊惶地爬起来转头一看，夏侯彻手中的玄铁剑已经刺进了萧昱身上，他鲜血淋漓的手握着剑身却也未能阻止刺进胸膛的这一剑……

夏侯彻一收剑，他整个人踉跄不稳地退了几步，半跪在地……

“太子殿下！”狄云带着人赶来，惊声唤道。

凤婧衣一见夏侯彻再欲出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了过去，面色惨白地挡在了萧昱身前：“你别杀他，别杀他……”

夏侯彻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女人，一双眼睛沉冷得骇人，他最宠爱的女人此时此刻却挡在他不共戴天的仇敌身前与他作对？

被这一幕震惊的又何止是他，彭业和狄云等人也没料到大夏皇帝最宠爱的妃嫔，竟会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去护着北汉的鸿宣太子。

萧昱望着女子纤瘦的背影，长长松了一口气，所幸……这一剑不是伤在她身上。

凤婧衣胆战心惊地直视着一身杀气腾腾的夏侯彻，她不知道该怎么阻止这一切，可是她不能让背后那个人死，绝对不能！

“来人，把她给我拉开！”夏侯彻怒声冷喝道。

彭业和几名侍卫闻声便欲冲上前，凤婧衣却迅速一把夺过边上狄云手中的刀横于自己脖颈，道：“我求你，放他一次，就这一次。”

夏侯彻怒极反笑：“上官素，你就真当你的命有那么贵重吗？”

凤婧衣无言以对，酸涩的眼眶涌出泪来，她知道她没有资格求他放过她，可是这个人若死了……她也会死。

“一次次为了顾清颜，为了他对朕以命相胁，你又将朕置于何地？”

他待她的一片情意，就是这样让她一次又一次拿来为了别人当作威胁他的筹码吗？

“我求你，放过他这一次。”凤婧衣泪流满面地乞求道，握刀的手不住地颤抖，脖子上划了血痕，映着白色的斗篷一片触目惊心的鲜红。

萧昱以剑撑地慢慢站了起来，鲜血淋漓的手一把抓住她的刀狠狠一拽扔了出去，道：“我还死不了，你不必求他。”

他知道夏侯彻有多恨他，多想杀了他，可他若是因为阿婧而放过自己，那岂不就表示阿婧于他而言，已经重过对自己的仇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